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既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封功臣地多而滅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馮勤使與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王不相踰越莫不歎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袁子曰今有鄉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背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背如刀者封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偪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

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
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禁
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
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
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周官禮曰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又曰公執桓圭　又曰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又曰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　又曰侯用信圭　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伯用躬圭　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　又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又曰子執穀璧　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男
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黻四采玄文織百四
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
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綌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
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
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
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
臣其所食吏民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
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
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比五爲公
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
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能樹
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諡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
侯也所以守蕃也　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
俗成務義在庶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

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股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庸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埸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孝武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然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遷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遥遥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黜徙西京疾於東帝是亦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
庳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怒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者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晉】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惇德
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
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儉淳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
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
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
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今理
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
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
物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撫
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
命君臨萬寓祚啓郁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
王融可南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
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宜允舊章並非親
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猶
寄隆重季風穎雋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高疑
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
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
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
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嵫甸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稽曠
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垂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
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嘔
【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閎
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
土世爲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丕圖俾爲君子無忘爾心允執其中
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　又立子香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愼
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宇
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
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爲公
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
效天時遲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
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
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
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
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
裴勒斯鍾鼎款　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
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

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
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
無侗好佚無遜小人魏陳　魏陳
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
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
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
堂廟勝之助武無推鋒接刃之
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
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
子　齊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
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衮職所
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
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
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

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始違憲法悲於不愼速此
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大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
散忘軀殞命　云云　又謝朓封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
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
放棄地罪終身苟食視息無復瞻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
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
拜章陳荅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
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
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於不
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
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同定園果菓株枝條始
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財餬口形有羸露臣聞
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
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

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第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慺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鄧梅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徵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潭索制弘往代內翰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貢人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扇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宋傅

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頴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頴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閱

又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弒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己封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臺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家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曰項羽言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陳

觀漢記曰上謂耿弇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積兵羌胡盟至兵不血刃而虜士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吳侯惇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列侯　又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曰大司馬賀叔向撫孤之仁晏平父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必封真五子皆列侯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與謀亦已多矣大功之相臣弼君之相必野戰也十二年

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
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柵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
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
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長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
宜增邑幷前千戶　又曰任峻字伯遠爲典農中郎大典屯田軍國致饒
大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鄒侯文帝曰將軍佐
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王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
侯　詔　後漢獻帝詔勑鎮東將軍領兗州牧曹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鉞
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
節效命自百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爵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
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恭罰
以紕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爵亭侯高爵幷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
名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孫將軍歸心國
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姬
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係氏仍世爲佐其
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徵漢禮讓阿一門十
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陳徐陵進
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
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襄
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勤功彝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勤
勞自重自鎮撫杓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
褰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嶺敦脩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
思所以敬荅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表　宋謝靈運謝封康
樂侯表曰昔強五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
南漢豪籍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盡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生
無餘二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
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齊鴻均曲成乃眷還績式是興徵分虎鈿龜復顯茅土鳴玉掩嫉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徵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庶弱所當泰孝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伴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儁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荅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攸觀誠慙末品誤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須其前詰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勳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耆蔽所任圖報豈竣厝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極厭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爝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

誓叨仙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嘗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心知非賢即乃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遂奏刻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遜詔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相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緁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今各言所樂謂緁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曰緁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緁能薄功無得鄉厚矣上從之封

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計之孰矣有疑至老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唯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廬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豈可賣廬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横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枯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睠躬共申

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大心讓當陽公表曰月蝕之餘無黄童之對荷戟入條冥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帝爲子大欵讓石城公表曰竊對鶴書俯羞鵷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戸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塘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峯終乖小魯之說　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紹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固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藉蓋星之遠慮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妄乃啓平原之封南郡奥部春穀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緑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須上公之與魯蕃懿親裁蒙袞舄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梁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帝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推遷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道揚末命雖嗣君奉常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徙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愧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僥倖臣知不慮物誰謂攸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里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梁沈約爲郗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扯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壞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懼結尊慈之慄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退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歸驂舞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豕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霖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兒謁

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赫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戰並受爵封譬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録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襃崇光曜顯量非臣庸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録臣庸才微功乃復遏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所當所授故占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絶子孫

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蓋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荅賜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三人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美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呂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爲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蓋侯寶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蓋靜侯　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浚爲吳侯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伯父皇皇考姊子周昭爲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爲侯寶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蓋靜侯　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浚爲吳侯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伯父皇皇考姊子周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侯兄子竟新郪侯臣發千侯以姨子馮邯爲鍾離侯弟陰興爲鉏陽侯子傳隱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

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傳群議自古無婦人分王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嬖子女子曰君與吾父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奉齊侯免乎曰免鋭司徒免乎曰免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陳留風俗傳曰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墨書今以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飡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有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乃後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微蒙所宜蒙被風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降既榮枝幹根

宣朗非妾婦慈愚所當蒙被榮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伏見詔書以臣毋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薦一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妾膺靈稟氣有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聲光啓玕緝昭被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衷瞻絲絷悅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紃組不聞鎧醜蓋闕不昏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韜弱所能勝荷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絕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不過二代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曰鄭子產曰昔虞過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之後平得樂臣叔封之觿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孫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平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相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永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嘗荅前代初得周後後寘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二三代邈矣唯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二三代邈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于孝武靡有子遺以勢之後　又曰元康四年立黃帝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曹參周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鄧侯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鄧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東觀漢記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禴太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頃景侯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死猶或悼之況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沈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顗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　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　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則豫功臣克定冦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曰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材之豐否既勉襲爵邑黍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級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

錫臣來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業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枝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敦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潁陽亭侯韻川郭嘉立身著行稱成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興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隕不終美志士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櫬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贈命誠足憐傷一梁任昉爲褚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貢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貢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貢天倫哀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堵推温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乖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追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

毅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繼傍統廣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貢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剋幸又表曰近冒撥款庶蒙哀亮奏報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寧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摽一善不建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赴趣凡近固宜勉勗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貢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感咫尺貢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百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叙心感悼免衰迫躬誠實息霧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霧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愼如蒙哀允施重含育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汝南徵嗣者聽以支絕沒實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

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冀賛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嗣享祀便絶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禮制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絶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霸以殘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萬之正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教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咸尺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在乎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治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竇重寒熱入則嬌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懍乎若朽索之

駟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讎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絇而大絃緩絇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禹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着朕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贏秦正書決獄夜理書正秦始皇名也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成五嶺以備越五嶺鄣城之嶺九疑之塞揭之界射干之水桀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　逮至衰世松栢箘簬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商郊也飛蛩滿野蛩蟬蔑蠌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刑之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

可以苟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晉潘岳 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畢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薦獄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爲人自爲謀矣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謀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咸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疾世主承平之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推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原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寬政卒以嗑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初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暑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若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榮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蔽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蔽祛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百克也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驅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書亦臣竭節投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

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休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廻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麥雲者浞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也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

吾見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太叔徒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盪滌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如孔子曰使君朝庭有禮上下和親天下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　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
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
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
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烏　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孫卿子曰夫一伊之牆民不能
踰百伊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群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亂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善平嬙而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

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密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辟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單父大理事其巧書篇　梁裴子野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旁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宣惠將軍丹陽尹鎮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單身折節用人若由已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庭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勞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

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丗書
吏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
德選辭典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
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幷苞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
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心翻飛上德導達玄微優遊翰墨
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詣出宰東陲洎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濟大猷
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匹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桓地軸壯哉崑崙之皇三光懸而不墜九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
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峙四鎮咸建五臣業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
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
配蒼祇功成禹縣至於流名雅
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
韶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
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
交越偪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
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
侯班佃必於漘鼓父光禄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
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虞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
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神賜英賢厥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牆宅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
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久負伊生之歎自鞠虜
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
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
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玆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執盜
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
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
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允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
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
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
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

器攸歸當壁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轄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鷰始囀必具籠筐秋蠶載吟竟鳴機杼或爾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憂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檻躬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涂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侯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勃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茵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攙侶斯舉喋喋蒼黎危刀俎自我祖征妖氛克

平爰驅大艘實前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兕卷介赤狄廻兵蹈舞雖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勃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相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禄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殿宗戚南荄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類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扉神亡赤伏天地崩竇川冢沸騰群俾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燁烽浴鐵敵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床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脅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鷰子

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
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
綱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訐
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蟬但入柱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
昔在衡皐深留風愛仁恩可以懷猶獸威名可以懼帝兒乃授持節散騎
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徇國屈啓簽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
汚三改旋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
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熟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
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
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二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
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袂洒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
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美等來朝終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
銘安樂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疏開黃素
爰命史臣攄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相相冕臣

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書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
惠征已鎮悠悠銅鼻貌貌金鄉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
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
中興郭華表其深源何箋敷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茱姓
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似飛遞列班弓夾門灌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
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
電驟驟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胷衿行藏不繫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
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
綢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爲仁武將軍晉陵
太守五雞三冕勤卹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康哉
寶運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

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楹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逐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嶸嶸高峯壽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柬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頻八絃於地絡彭濮未恭卬笮不討外憑劒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伏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酋豪斯揄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荊門千里闕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建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阪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邇州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樹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時求世禄

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荊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蘷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名勒勳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于載斯文隋江揔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早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慤虛已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搆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士謹曙鼓留歌暮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來

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教

入齊多君子魏珠耻昭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緣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枉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膺於闕廩包忽忽之徵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遥授袞服焉馬能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

異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珉或有傳芳史籍皆趨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樂畫猶高寶虎剞彼前賢豈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

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小利而大害也又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又而不勝其福故赦者舜焉之委轡也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廼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爲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爲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陳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思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遍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崧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略天子爲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昔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衆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爾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繫教之

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嘉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爲豎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晉陽秋曰風高士也部妒婦風角晉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

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爲始亹亹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坡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莫斐於階庭攔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後魏溫子昇孝莊帝殺爾朱榮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冀之家殃徵斯在爾朱榮世受晉陽同憂王室義旗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成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勳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寔難習末崇朝豺聲已露既位極宇衡地踰磐鼎容養之至豈復足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脗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人草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崇而有閒罪無攸縱是而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又遷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臣顓曆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脩乃襲去鄴用追遷亳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閶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躬親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警

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
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厥
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
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
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脩
曆數念在寡菑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
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氷有倦終朝始發晉陽九星三
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先
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呪庸可庶幾
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自
今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漸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遠
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
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疊茲解網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器五
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
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
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
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
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矰弓矢千秬
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
備物密以訪荀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德崇著猶禀忠
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歿勞
軍于譙表輒留或　晉中興書曰烈宗沖幼相溫威震外內人情尊暱互
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爲九錫使驍騎將軍桓宏具草

時温已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于温薨
錫命遂寢 文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
自西土遷于庳衛當此之時尺若綴旒然宗廟之主社稷無位群凶覬覦
薄城帶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
震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
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
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
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
之以明德班敘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勸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絶世
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
先王並建明德作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
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徽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
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
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際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明德保
朕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
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
祖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宣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
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
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命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
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禄勞大者禄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
太公有鷹揚之功並胳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
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
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内發款誠外照
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
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
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

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纘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相玄肆僭滔天泯夏扳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邮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也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沂流長驚薄伐崢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夷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嘗丘表海四履有殊典未加朕甚嘗焉今進授相國

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乖

表

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

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炭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討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鄧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慙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爲鑿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勒　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況呂梁不鑒而器重玄圭越棠未獻而賦擬干乘鏡前脩而慙形覩往德而聳慮也

薦舉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

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王一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　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　又曰蔡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章以示公卿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大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事具人部臚篇三輔決録曰游子啟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爲書佐啟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爲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魏志曰賴川盧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才誰可以繼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

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本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夤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賛雍熙歷聽九工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長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隨江揔舉士詔曰堯旋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条

四聰弗達　思聞寒謹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作茲啓沃

表

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倫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狗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著龜大漢之典式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羌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下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扞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通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慷慨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鸞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繁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女曰龍　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魏陳思王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

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高枕而高鳥未絓於輕繳潛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恩貪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閭秦軍為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首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授節於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魏敖褒薦朱倫表曰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有為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德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左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士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摽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敷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櫪櫪之下贊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翼贊皇極敷訓黎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

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慙前修輕陳聽覽伏待鈇鉞

梁沈約薦劉璨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拾槎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坼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輈不息　梁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宸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既論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攜簪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蹟諫聞先自鄉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宇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才爲難寔緣所悉而薦　北齊邢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消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駕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蕪浦既茂枝葉寔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詹諸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魏應璩薦和虙則牋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虙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捷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龐葆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驅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戡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

於龍津者乎郡公曹史泉陵唐艾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鴈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言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言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王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疑胎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走山濤昔翟湯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蓮薑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梁丘遲荅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芻蕘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兼梁楚秀士彼出充王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

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疎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閭與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

皇晉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共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

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性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嵓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逐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俟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景宣書曰是以公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

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聰道悅禮伏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嘉衡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規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　閒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閒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少長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爲使之難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事見人部嘲戲篇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劒飾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他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他魋結箕踞見賈因說他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他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久殊失禮儀　魏詩　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盖曰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北齊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喬禮同心賞禮成鐏俎陳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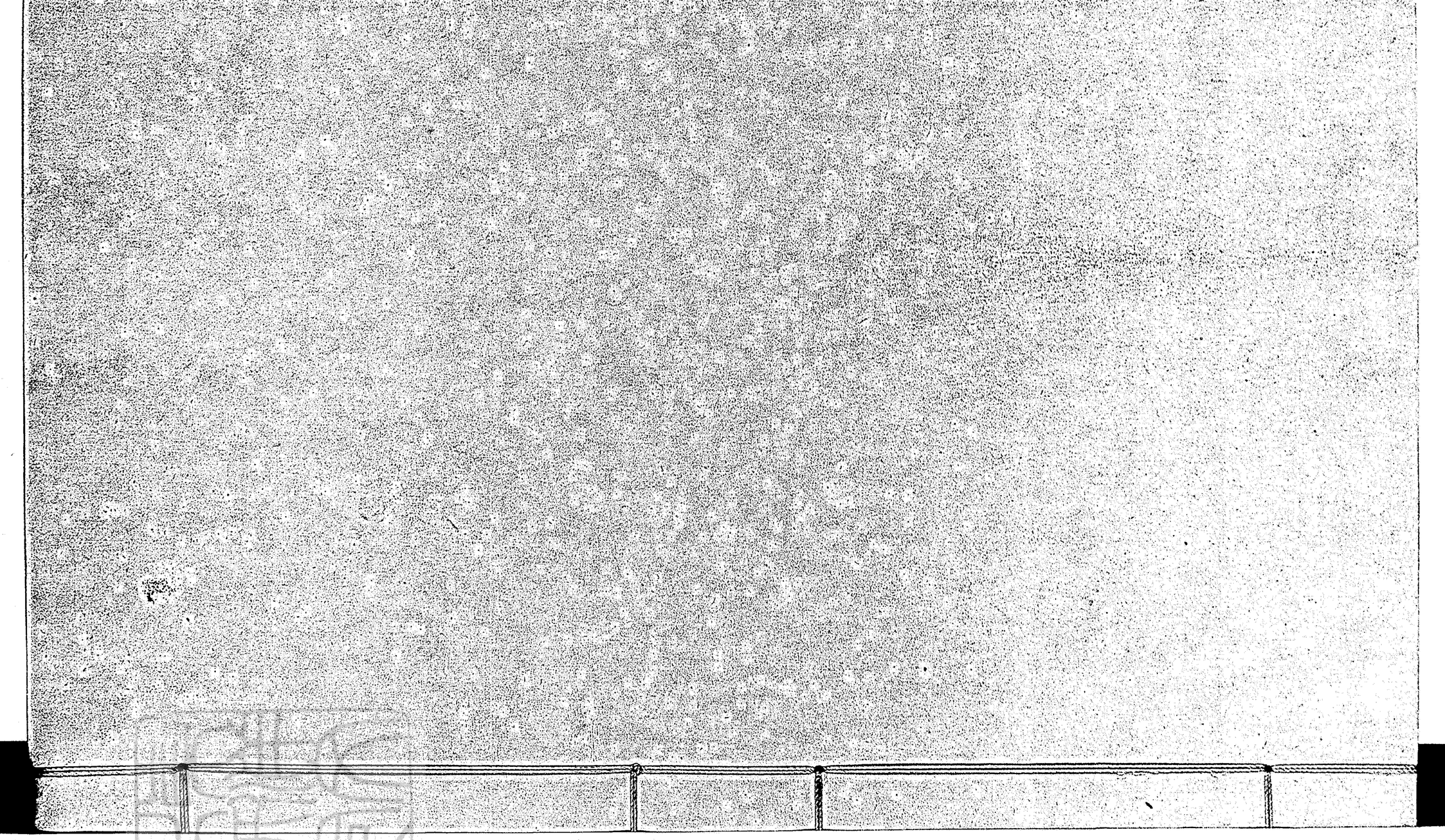
金石響詔雲駕馬進聆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嘗階篆窓約岸荷葉長束帶盡欣娛誰言簪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纛事原隰負袞報成言西過犯風露比拍度轅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馬旌旃事鼓鼙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脛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隋盧思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在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露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惟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勗今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王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篤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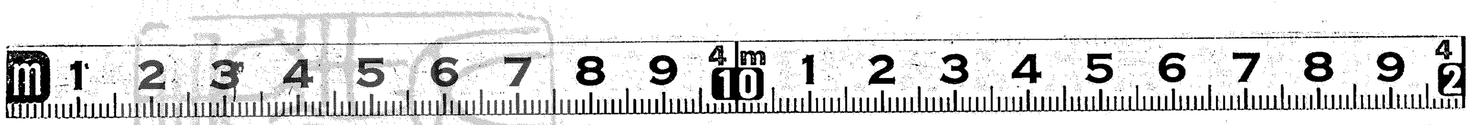
持漢節則伏氷霜仲卿師固無下拜隔絕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絕海飛沙鼻蘭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眷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書後漢孔融與韋休甫書曰使君足下慄遠垂勳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光將來雅度弘毅偉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

是即江山間阻衙栜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傑世稟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闔外麾蓋所臨宴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等　梁劉孝儀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霜風暮宿客亭晨灼謁舍飄飄辛苦迄屆壇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主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白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國家圖書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41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刑法部　刑法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　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不安樂

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矣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爲不治事具水部澗篇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比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以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已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攟摭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杜周爲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

是也周曰三灾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楊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勑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闕選多無樂者謂便郎補千戶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爲程十程爲寸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王條科條謂所施也律金王當珍之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茶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僞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昔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

著于甲令天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　後漢書曰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加祿賜　臧　周庾信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慮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恩垂釣竿　臧　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桑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暘以爲效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梁　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

民不敢欺　後漢李尤鞫城銘曰員鞫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
當建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鞫政由
然況乎執機　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
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
閒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
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夫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
釁隱過匿僞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駘不如養一驢　又曰穀駘養虎太
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
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
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
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
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
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
仁達自察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
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
深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
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
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
舉之此之謂也　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
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
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綱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俗替法害其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非所謂與時君若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 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故明德之君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恥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非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鄙罪而民甚恥且創制墨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出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

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
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
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
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
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
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永制
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
乏慎則淫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
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
面縛於榮陽社稷克寧鑾輿反旆奉
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荊棘
里稍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
戎狄會遭喪都失守孝懷版蕩群逆
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
嚴敵蟻虱生於甲胄驚雀巢於帷幕
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
今百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
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
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
射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
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
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
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
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琨受
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
之分上足以寤王上之慄

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
內外受辟男不衍橋於他族女獨嬰
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
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
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
晉盧諶琨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
慎開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歷措開塞
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群臣鼎
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洞南呂朗
迎之勳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
茂於街里狼居於府舍既無白踐
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
縱逸充斥王畿感以爲并州之地四
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爲天下沉辱而不愼身
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
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
今百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
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
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
射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
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
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
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
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琨受
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
之分上足以寤王上之慄

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
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
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
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朝
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磾必
得歸誠於陛下辭上一日慷慨動於左
道言城郢古人稱之以爲忠貞琨匪
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
踊躍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
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
害悲哀寃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
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
文罪釁解尚書表巨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活鱗驚飇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寔是非所敢論相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纂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格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紓一戮於微命由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後引之以繫維干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僵伐從事自同全人今寔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傳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令大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蛙翦毒醜類宵遯今幾匍告寧四封有截臣元曩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施其徽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況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舊嫌慮闕日彈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忘無宜復管司牧屢

作統連率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皐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彰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扞成市凝脂巳踈秋茶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剞劂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晉秦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千賜今有司以爲子告得歸告不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巳亡者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都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焉野王之罪在未制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貪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幸恩沐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後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畢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縣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弊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救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　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者髡過三十斬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因猥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暴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

賊盜不禁聖主制肉刑還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乃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
也亡者刖之無所用復亡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
共相養卹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爲
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
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
禁吏無搖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
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
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
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
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
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
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

所遇異也今論時執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
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
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
求儌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
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
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
此亡防之成摽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
難是以子皇行戮刑者忘痛釋之興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
酉詔書之旨專爲邊成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
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
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密邇
蒺藜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
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
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

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 啓 梁簡文帝啓
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寔切臣比時奉勑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
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王科重
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
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形掩
罪曹議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
龍言 梁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未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業
草纓垂典教清中世文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
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慱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
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擿議識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
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
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温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秩荅
之法解疑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
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絜敢觸嚴綱右趾鉄繫事允法科
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晉
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事心是故閑
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涇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導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住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徼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晉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 晉張斐
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 又曰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
律楚造僭偪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論 魏丁儀刑禮論曰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

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
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
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
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
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天流東源不
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
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
接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
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
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
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
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通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
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
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
後刑也　魏曹羲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
濟治者苟卿所唱班固所述隆
其趣則曰像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
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
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
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
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
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
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
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
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
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
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
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
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
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
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
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遙
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
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
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
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在
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
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
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曰覽
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爲先後文若榮繁翻

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彝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蹔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忘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爲生而於彼爲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爲死而於彼爲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己以與人是刑加於己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己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己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爲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爲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玉法若孔子者聖而不至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唯堯典存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說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尚書璇璣鈐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楊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宓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又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曰帝王廣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書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鄭玄別傳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春秋說題曰尚書者二帝之述三王之義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書　又曰禮體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　又曰詩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詩爲言志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其以孝乎　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其克已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盈利仁由已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其二　又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予小子不出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猶是經　其一　車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遯思毖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其二　又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其一　又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其二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甘苦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　其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曰志學聆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實沈敘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溪黃落散堆阜康哉信殷紘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梁昭明太子詩書秩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紈囊用聊因班女織　後漢杜篤書擢賦曰惟書擢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脩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

側抱六藝而卷舒數五經之典式 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衛靈
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
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庶者垂本妙極其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
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
矣 銘 後漢李尤經橈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
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贖
戢妙抱密用捨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梁沈約上宋書
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觀 點 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
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昔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
極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臣遠愧南董
近謝遷固以閭闇小才述一代盛典 啓 齊謝朓隨王賜左傳啓曰恩勸
挾策慈勗下惟眺未窺山筒早懵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因而
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篋櫝金遺其貽厥 梁劉孝綽謝爲東宮奉經
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寢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
恩重彌見生輕 書 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
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駢羅闡延陵之理樂令觀吾君之治易知東
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本禍福與神會契
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
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
爲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何得以貴今脩文學習談
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戰
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
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論讀誦弟子以次相
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公孫弘每讀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肄及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夫我講乎　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謂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典略曰濮樊雋爲郎中令乃上疏曰方今學者約少遠方又甚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治產業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召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至前十日舉爲秀才

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張載別傳曰張載文章殊妙嘗爲濛汜池賦傳　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帛亮重至八九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甘解俠洛水明旦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人敘前言往行裒裒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抱朴子曰王克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　郭子曰范注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恐尽玄門　又曰劉真長謂許玄度曰卿爲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習車武子謂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當見明鏡於古照乏清流於惠風　晉書曰郭象如懸河惟新惟新爾史既辦爾疑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賓客於朝不荅州郡禮命有鸑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

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洽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寮友講此微辭　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誠南畝日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饑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常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萋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溥雷種德重離作兩業觀孟侯道高上嗣宮壇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闕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及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衛樽待酌瞻後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　隋江摠皇太子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踵其永歷重華誕宥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宮逸思泉節奏雲飛風起追蹤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秘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洛簡外史所掌梁簡文帝請置宗河圖洛書答　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揔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閣　踰弘農之洞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蕤竊尚名理鑽仰幾深　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繕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嵩旨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今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骨負師國子咸紹老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陳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徽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汾宇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

指掌以終年自制言降談家縣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氷於幽谷

晉 梁簡文帝謝勑賚中庸講疏啓曰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旒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明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儀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爲陋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發下銅爵始成早摘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駿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書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銜銜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慚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韭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史記曰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　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閤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漢書曰匡衡鑿壁引鄰家大光孔中讀書　孫卿有子惡卧而焠其掌　西京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進御食髮賈炙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書不見髮三也　物理論曰里語白龍絲可讀詩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

不宜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之月一徧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既畢誦亦徧　上黨記曰太行山箐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觀不知處傳以爲仙人　晉書曰王歆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爲通儒　宋書曰車胤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　漢書曰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倪寬與人儻力帶經書耕鉏仕至丞相　宋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遘讀我書況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貢園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茫顏濕亦何人　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博詩信爲善嚴筒發仙華金滕開翠篆

賦

晉束皙讀書賦曰眇道先生濬洎閒居

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醞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贊

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銘

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書

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行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史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　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詩　魏阮瑀詩曰誤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又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宋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劒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衔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縉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晉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獻解紛時與酒壚杭媚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

無名困蠭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琴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陳阮卓賦詠得魯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粗豪笑罷秦軍卻書成檄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又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譙譙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宋孝

武詠史詩曰聶政憑驍氣荆軻擅美風孤刃駭韓庭獨步震秦宮懷音豐
若始捐軀在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無窮　宋鮑昭詠史詩曰王都矜
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
子飄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風塵皆耋馬光照
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漠身勢兩相棄　陳張正見賦得
韓信詩曰淮陰拯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
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復傷狡兎情　陳劉刪賦得蘇武詩曰奉使
窮沙漠牧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繫書秋待鴈握節暮看羊
因思李都尉還漢不相忘　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
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
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溪還揔兵
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慙薏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
載名　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追
敘世代是實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

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
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滔其缺劉向司籍
九流區別　銘　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時間
遠祖青州隱秀爰始卓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鉞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
齊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式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
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
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稟仁聖
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篇東
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徽位比周
儲縠山之駕不及無以斂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
茂實式表洪徽　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成人爲建安吳
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
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爲儔及悠然獨往或日夕
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十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

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灞澤青春受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
守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
ム爾淹之學盡此而已矣 論 宋范曄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
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
悉用閹人不復雜論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內外臣
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
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位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刑
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
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梁沈約王僧達顏峻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曠披冑解帶義止賓
僚及運鍾傾波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於憑王負扆處

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及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拔今情
歎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峻之取
譽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
陷不可得也

集序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
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
洋洋光乎腸腸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
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録七十八篇 梁昭明
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
成積水微增冰之凜何哉蓋有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
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鈞異品並爲入
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
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咸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

匀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鳳儀閒潤神姿照卽愛敬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藏斐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寢文同積王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遐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闢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旱晚興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災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闡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梁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

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機信乃鼎宿垂生德精降祉育於此劉爲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況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遍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寵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庶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義正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斯之榮鄙

璞踰於周實士感知已懷此伺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棠黎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矜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譜緑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閱扃檢常以前賢往學垂與聖違賈馬慮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尤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風表岐嶷考睦天禀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惟庠序壁有均閉戸靡因餘竈每掃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姿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提剌權門驅車戚里遊梁董去秦晉郭時春秋猶多　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縲馬縣車閑門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丰興重氛載廓君藏罷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翥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趣聘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惟褒綽有餘輝自綢繆斬陛十有餘載温樹靡荅露事不詶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堙壎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辨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賾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弃摛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敷之思醫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序集曰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義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　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嘗昔一面揭耒二紀自揔角而接清塵豪長者之嘉躡屯險驟與懽娛中

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酣酌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已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印之辭仍反于時屬有烽燧方勤帷宸遂使楊裘莫計寶劒無追痛此生匏同茲宿草九原方遠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落花春風數鬱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大盛烈清徽便傳平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子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嫕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句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晝出天仙閱氏覽而遥妬陪遊馭娑驂織腰於結風長樂鴛鸞奏新聲於度曲裴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捕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娥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領上仙章分九華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垂齋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舞飄韓椽之香飛燕長裙宜結陳王之凰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詩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時開朗遊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淒婉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宇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芳辰令節年公主非無繁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最嚴銅梁畫靖循深游少託寂寞多閑獻長樂之蹕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掩面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王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得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性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詣麟閣散在鴻都不籍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題寫弄墨晨書撰録盡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者斯而已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窓前新粧已竟方當閨茲縹帙散此綃繩未對乳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忽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繼

兔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竊聞克紹
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天至如紫臺青簡緑帙丹經玉版秘文瑤
禮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絶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鉄
亡未有編録門人楠輯若逢遠害果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
之鉛墨鐵以綴緝藏彼鴻都副在延閣一局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籍聞平
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
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杜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横
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爰方之珪璧奎山之會萬重璧言似雲霞赤
城之巖千文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摠章之觀論其壯
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鮫睫豈直熊熊且上增城抱日月之光
歌欵霄飛南斗觸蛾龍之氣昔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
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来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世酌雅頌諸和律呂左使言乖節目則曲
辈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逐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